

# 一样的母爱 千般姿态

## “狠心”的母亲

黄廷付

从我蹒跚学步起,就觉得母亲是一个狠心的人。当我举着胳膊奔向母亲怀抱的时候,她突然往后就躲开了,以至于让我狠狠地摔了一跤又一跤。她心疼不说,居然还在前面笑着对我说道:“光儿,快起来,多摔几跤就会走路了。”

我7岁那年,母亲给我背上了她亲手缝制的花布书包,牵着我的小手,把我送到学堂交给老师后,转身就离开了。面对陌生的环境我害怕极了,感觉自己被丢弃了一样,我拼命地哭喊着:“娘,娘……”

母亲却头也不回地很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,任由我的哭喊声在喧哗的小学堂里来回萦绕。

我第一次离开村子到县城读书,是父亲送我去的。母亲只顾着她的家禽和牲畜,连院子的门口都没有出,仿佛我不如那些牲畜重要。后来我去省城读书,赌气几个月都不回家一次,只有需要生活用品的时候才会回去。回校的前天晚上,我望着母亲给我收拾好的那些东西,也不说话,理所当然地把它们都装到自己的背包里。母亲一旁巴巴地望着我,似乎有很多话要对我说,而我却借口要读书,母亲轻轻地叹口气,无声地退出了我的房间。有一次我离开村子的时候,不经意间回头望了一下,忽然发现柴草垛边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,那是我的母亲,她看到我回头,赶紧躲到柴草垛后面去了。我当时愣了一下

后,就感觉鼻子突然一阵酸楚。自那以后,我心里对母亲就多了份牵挂。

毕业后,我去了外地工作。给母亲打电话,问她家里的情况,还有她的身体怎么样?母亲总是很淡然地说很好,不用担心,她还说电话费贵,以后没事不要打电话。直到我对她说,公司里给报销电话费,母亲的态度才缓和些,和我通话的时间也长了些。慢慢地,母亲也会和我说起村里人的一些家长里短,谁家孩子结婚了,谁家造了新房,有时候母亲甚至还会说起老屋门前有几棵树,她又喂了几只小鸡……母亲说这些的时候是笑着的,我总感觉她好像有很多话要对我说的。

那天我又给母亲打电话:“娘,我们公司有几天假,我想回家看看。”母亲听了,当时语气就变了,“你们离家那么远,回来干啥?路费那么贵,挣钱多难啊!再说了,要是赶上个堵车啥的,你们还得遭罪。我在家挺好的,有啥好看的。”

我没有再说下去。当我们一家三口出现在母亲面前时,她眼睛瞪得老大,“不是说不回来吗?”

我看到母亲的眼神里除了惊讶,尽是惊喜,就笑着说:“哎呀,娘,我们也不想回来,就是您孙子想您了。”

母亲高兴地抱起我儿子,“还是我大孙子懂事,比你爸强。”

阳光下,我看到母亲两鬓的白发闪耀着银色的光,显得格外耀眼。她笑得是那样开心,满脸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,就像一朵朵盛开的山菊花。

## 母亲的快乐劳动法

王国梁

劳动是艰辛的,尤其是对小孩我来说,总想逃避劳动。记得小时候,一看到要收庄稼了,我就开始皱眉头,因为这意味着一场苦役要开始了。

不过因为母亲的快乐劳动法,我慢慢爱上了劳动,并且成为一个勤劳的人。母亲琢磨孩子的心理,想出一些方法,让我在劳动中感受到了快乐和轻松。

最常用的是“比赛法”。父母为了让我们得到锻炼,让我们姐弟三人早早就参与到劳动中。无论是种谷子、割麦子还是掰玉米,我们姐弟三人都要跟父母一样,早起下地干活。每当我们站到田头上,母亲就会拿出几个水果或者一些糕点,对我们说:“今儿个你们仨比赛,谁干得快有奖励!”我最小,当然不愿与哥哥姐姐一起比赛。但母亲有方法,她每次给我分配的劳动任务都比哥哥姐姐少,这样显得更公平。三人在奖品的诱惑下,你追我赶,鼓足劲努力干活。有竞争性,劳动起来就不觉得那么枯燥了,反而很有趣。再加上劳动果实的诱惑,我们干得很卖力了。到最后,母亲会给我们分出胜负,而且人人有奖,当然,做得最好的奖励最多。这样的快乐劳动,让我们懂得了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”的道理。

劳逸结合的道理,母亲最懂。她总是让我们在劳动过程中适当休息,并且穿插些趣味活动。她看到我姐弟汗流浹背,动作也

慢了下来,就会大声招呼:“都歇会儿,咱在树底下凉快会儿!”像得到赦免令,我们飞奔到树下。这时母亲会讲笑话或讲故事,缓解疲劳。她还会让我们唱唱歌,背背古诗,找点乐子。这样的时刻总是最幸福的,烈阳高照,树下凉快,不时有风吹过,很是惬意。休息一会儿,有了精神头,我们继续劳动。母亲还会让我们变换劳动方式来消除劳动的枯燥和疲劳,把重体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相结合,这一点很高明。比如我们锄草累了,她会让我们回家糊纸盒,做一些轻松又能挣点钱补贴家用的事。

母亲虽然文化不高,但她懂得不少缓解疲劳的方法。我们每次下地干活,母亲都要带上收音机。那时收音机里有评书、歌曲、广播剧等,都是我们喜欢的。听着收音机劳动,分散了注意力,也就不觉得那么累了。有时听到自己喜欢的歌,还会觉得浑身涌起一种力量,劳动起来更轻松了。兴致来了,我们姐弟几个还会随着收音机高歌一曲。那个时候,劳动的气氛又热闹又愉快,经常招来人们驻足议论。乡邻们说:“老王家一边干活一边唱歌,真新鲜!”母亲不管别人的口吻是欣赏还是嘲讽,听到这话总是美滋滋的。

小时候并没有觉得母亲的“快乐劳动法”对我的影响有多大,成年以后才发现,母亲的劳动态度和方式深深影响了我。多年里,无论工作多累,我都没让自己陷入过“过劳”状态。我会在劳动达到一定强度时,给自己休息的时间,也会在劳动时听着轻音乐缓解疲劳。感谢母亲,她不仅让我爱劳动,也让我会劳动!



在我国也有一种母亲之花——萱草花。  
肖远洋摄 人民图片

## 母亲的手

刘元元

青春有印,岁月无痕。母亲的手在时光雕琢中渐渐粗糙了,长斑了。那双修长、好看的手,在3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慢慢淡化了光泽,不复年轻时的美丽。但在我的心中,那光泽、那美丽,从未减去,它幻化成了她对我们沉甸甸的爱,那爱闪耀在母亲手上的茧和老年斑里。

年幼时,特别喜欢牵着母亲的手,感觉特别的柔软、温和,我还喜欢拿着母亲的手背往自己的脸上蹭一蹭,滑滑的、柔柔的,那种触感让我沉醉得不愿把她的手放下。每到这时,母亲便微笑着任我摩挲一阵子,然后用温和的目光望着我,抚摸着我的头,给我讲故事,听着供电,我就睡着了……

小时候,父亲在小镇的供电工区上班,常常很晚才回来。地里的农活、家里的事,我们姐弟俩,这些担子,母亲总是脸上挂着微笑,默默地承担着。不诉苦不说累,她有超常的耐心。记得小时候我特别淘气,还爱哭,但母亲的好脾气改变了我。有一次,看到邻居家孩子有一个用高粱秸编的灯笼,我喜欢,回家让母亲给做,母亲做得比那个精细又好看,但和那个小孩的不一样,我就哭闹着让母亲重做,母亲就笑着重新给我编了一个。

家里地不多,但忙时也是一刻不得闲,不论多忙,母亲总是挤出时间让我和弟弟感受快乐。下地时,她会让我带着弟弟坐在地头等,春天撒种秋天割,等在地头的我和弟弟常会有意外的惊喜。春天,母亲会带着野花送给我,小野花放着清香陪伴着我们姐弟俩。秋天的礼物更诱人,是母亲从庄稼地里割回来的龙葵(俗称黑天天),每次看到它们,我和弟弟都兴奋得不得了,又香又甜的黑天天是我童年最美味的零食。

我9岁那年,家搬到了县城,户籍变后家里没有地了,新买的房子又矮又小,感觉仿佛县城都是灰的。父亲一人工作供家里吃用和我们姐弟俩念书,那段日子是非常拮据。母亲发现附近的邻居们都做些小生意,就跟着一位阿姨凌晨5点去批发草莓、水蜜桃等水果,白天到街上推着车卖,很晚才回到家里。从那时,她的手开始粗糙了,茧子也厚了,我的手被她握在手里依然感觉温暖,只是有些刮得慌,像有小刺般磨得手痒痒的。

后来,母亲被分配到河道管理所后勤上班,在食堂她努力向前辈们学,直到练得好手艺,尤其是母亲烙的饼,一层诱人的壳里面特别松软,简直太好吃了。上世纪90年代初,下岗的母亲改骑自行车去附近各个小镇赶圈集卖货。那时附近的集市轮着开,最近的离我家10里,远的有70里地,母亲总是凌晨五六点就骑着装满着两大袋子货的自行车出发。最苦的日子是酷暑和严寒,她脸上和手上的皮肤开始被风蚀得不见了亮光,而且越来越粗糙。那时,母亲为了省些钱给上学的我们,都是从家里带水、带馒头。母亲用她看似柔弱的肩和父亲一起撑起我们家的天。

我大学毕业时,劳碌的母亲得了腰脱和眩晕症,这才停止了奔波。我们姐弟参加工作后,母亲会每天不重样地做好早餐、晚餐,等着我们早起或下班。我和弟弟成家后,老公和弟妹也喜欢上了母亲做的菜,尤其是母亲烙的饼,不论是春饼,还是油饼。

再后来,母亲背上皮肤的颜色开始变得黯然,长出了星星点点的老年斑……

每当想到母亲的手,总会忆起旧时光,那是岁月的雕琢,也是刻写着温暖的记忆纹章。

## 爱“撒谎”的母亲

夏飞雄

我出生于农村,农村孩子的娱乐方式本就乏善可陈,是母亲带我走出心灵的荒漠。田家少闲月,母亲锄地归来,即便再累,她也会时常陪我做游戏。扔沙包,抓石子,玩扑克等,童年的我始终沉浸在笑声里。偶尔,我也会问她:“你每天干农活儿,还陪我玩游戏,你不累么?”母亲总是微笑着回答:“傻瓜,父母陪孩子怎么会累呢?!”尽管文化水平不高,但她的言传身教如春雨般伴我成长,助我成熟,让我受益终身。

大四那年,我忙于毕业设计和求职应聘。面对千万就业大军,我徒叹关山难越。当年,父母在距北方读书的我数千里之遥的南方打工。由于家境并不优越,一纸薄薄的车票,总会阻挡我南下探望父母的步伐。几次招聘会中,我都成了一名失路之人。寒假期,心情沮丧的我打电话给母亲:“妈,年前若没找到工作,我就不回去过年了!”母亲顿了一下,答道:“好吧!”后来,父亲告知我,那个寒假,每遇皓月当空、鸿雁长飞之时,母亲总会潸然泪下。因我是家中独子,漂泊在外的母亲一定比谁都期盼团圆,但她最终选择用默默支持来溶解思念和创痛。

后来,我成功应聘到一家待遇不错的单位。婚后,我和妻子每年都会出门旅游。出发前,我亦会动员父母随我一起看世界。在家庭大事面前,父亲一向沉默不语,而母亲总会以晕车为借口推脱。后来,邻居无意透露,母亲并非不想看外面的风景,只是她早已习惯节俭度日,因此,旅游消费于她而言,是可以化作平日的油盐酱醋茶的。听罢,我为自己的自私而深感自责。

母亲60岁生日那年,我提前跟她道歉,并决意带家人回家探望庆祝。和预想的一样,母亲在电话中不由分说地拒绝了。我明白母亲口头拒绝,背后却是望眼欲穿。一番商量之后,我和家人购买好红袄红褂和生日蛋糕,像一道祥云突然出现在了她的眼前。晚餐时,我们点好蜡烛,第一次给她唱生日歌。那一刻,她高兴得不知所措,躲到卧室偷偷抹眼泪……

时光在沙漏的轮回中悄然流逝,花开又花谢。人生的旅程中,母亲已经陪伴我走过几十个春秋。作家肖复兴说过,世上有一部书是永远写不完的那便是母亲。母亲或许是世上最会编织谎言的人,这些善意的谎言里,有陪伴、有担当;有安慰、有不舍。母亲或许说了很多谎,但每一句言不由衷的背后,住往积蕴着的是沉甸甸的爱……



作者威廉·阿道夫·布格罗(1825~1905)是法国19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末法国学院艺术绘画的最重要人物之一,他的作品常取材于古代的神话和寓言,绘画风格写实,几乎近似照片,并以超现实的美展现出来,在人物的皮肤、手和双脚上有着细致而独特的绘画技艺。尤其是画作里的女性,无论是仙女还是农村姑娘,形象都非常恬美,背景多为乡间丛林,宁逸静慈。

图文 络因

## 母爱,超验的第六感

也有例外。前几年,有一次她就反过来感谢我,说是“谢谢你还记得妈妈好。”

我当然记得为娘的好。那一次地之所以说那样的话,想来应该和之前我冒失的话语有关。

那一年春节期间,回家的我有一天和姐姐说起妈妈年轻时力大手重,我随口说了一句:“就是”,然后还嬉笑着回忆了某次“惨痛”的体验。“你就记得这些,咋个记不得对你的好!”母亲顿时就怒了。“哎呀,又不是怪您。是我们不好,您别生气。”妈妈当然不会生孩子的气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,没想到几个月后她心里还残留有影子。

已经80多岁的妈妈大概真是老了,她有些担心我们记忆里灰色的图像。其实她真不用担心。

坦率而言,在回望曾经的少年儿童时光时,我心里时常投射出来,并且记忆清晰的影像,确实少不了“被揍”的篇章,但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妈妈。

回想起来,小东西我那时淘气得没有边沿。最早,也是印象最深刻的“被虐”事件,发生在小学时期的最初阶段。那次为了验证雷管能不能把锅爆掀起来,我把雷管扔进了火炉。巨响之后,锅仅仅是漏

水,并没飞起来。姐姐吓哭了,还在思考的我接下来也哭了:两条腿被竹板打得粗了一圈,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

因母亲小时候与继母之间的激烈情感冲突(这是我后来知道的),导致了后来性格上的情绪化且脾气暴躁,情急起来下手的力度经常失控。再后来,有一次我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母亲大力神般的力量:按妈妈的说法,焦急而后发怒的她都没有用力,右肩内侧挨了一拳的我就倒了。等我醒过来,看见妈妈疯了一样抱着我往医院跑,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我的小脸上。

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在我上初中之前,顽皮的劣根性一直没改,伙伴和同学也因为我的皮肉之旅,公认俺娘特别凶。

然而,奇怪的是,当事人我,并不觉得母亲“凶狠”。这并不是因为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之类的胡扯八道,而是基于自己的切身感触,以及后来懂事以后的认知体验。初中的我依然是调皮捣蛋鬼,最开始每每感觉可能会遭遇暴风雨的时候,回到家都是风平浪静,直到有一次我忍不住问母亲:您怎么不动手了?“好好的我打你干什么!”她回答说。然后我终于明白了,所有的情绪失控事件,都是因为我的出格,那些我制造的,妈妈意识到可能会有生命

欧阳

周日是母亲节,想着别忘了给妈妈问候,手机里先设置了提醒,又在显眼处给自己留了提醒的字条——上年纪容易忘事儿的我在这个节日不可以犯浑。

本来,我习性上不是一个重形式的人,打年少时起,就不太把传统模式和时尚节点当事儿。好在追求进步的恶习难改,年过半百之后,每年的这个节日,我都会向母亲传达真情的感谢,都会给她老人家送去健康的祝愿。

更老派的娘亲,应该说,可能到今天心念里也没有母亲节的概念。然而,除了感谢不太适应外,每次的问候和祝愿,我都能感觉到妈妈很开心,虽然每次她都说:“谢啥子哦,你们好好的就好。”不过,

